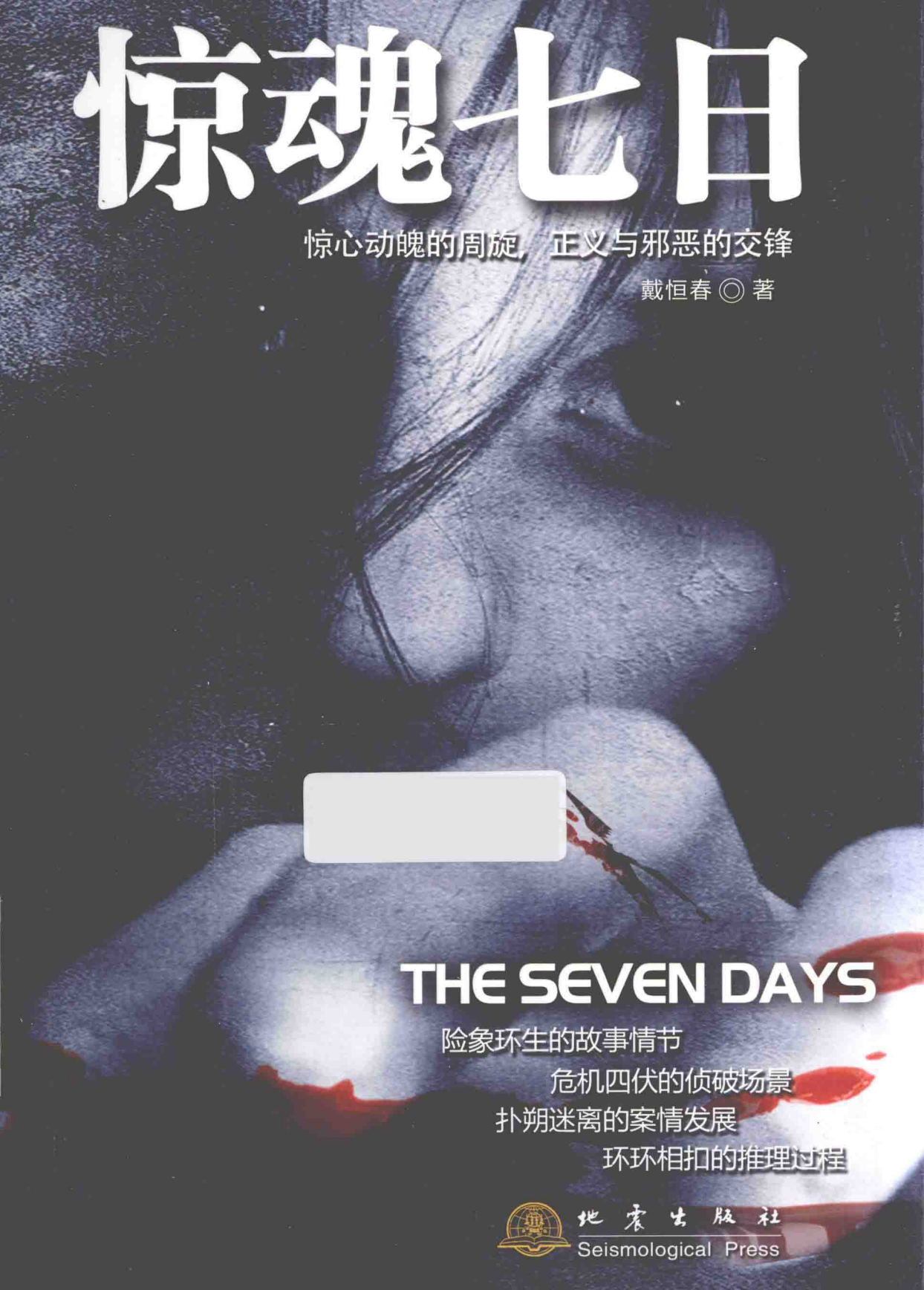


惊魂七日

惊心动魄的周旋，正义与邪恶的交锋

戴恒春 ◎ 著



THE SEVEN DAYS

险象环生的故事情节

危机四伏的侦破场景

扑朔迷离的案情发展

环环相扣的推理过程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惊魂七日

THE SEVEN DAYS

戴恒春◎著

惊心动魄的周旋
正义与邪恶的交锋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惊魂七日/戴恒春著. —北京:地震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028-4470-7

I. ①惊… II. ①戴…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7100 号

地震版 XM3330

惊魂七日

戴恒春 著

责任编辑: 范静泊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9号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门市部: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http://www.dzpress.com.cn>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邮编: 100081

传真: 88421706

传真: 68467991

传真: 6845522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4年11月第一版 201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398千字

印张: 21.5

书号: ISBN 978-7-5028-4470-7/I (5161)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这几个中篇小说都是我这些年陆续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有的入选了建国以来公安文学精品荟萃文库，有的在侦探小说大奖赛中获奖，有的在报纸上转载，还有的被改编成连环画。现在结集出版，希望读者能喜欢。

侦探小说以其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悬念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当今，侦探小说的创作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虽然侦探小说只是通俗文学的一种样式，但真正写好并不容易。只是拘泥于凶杀、抢劫、偷盗等案件的侦破，以此展现犯罪分子的狡诈凶残和办案人员的足智多谋，虽然也能写出好作品来，但长此以往，难免会写不出新意，也会引起读者的阅读疲劳。

收入此书的几篇故事，我在构思过程中注意从大的背景入手，希望通过在更为广阔的场景中与更为老练、更加狡猾的对手博弈，塑造出新一代视野更为开阔、有文化素质、有专业技能的警察形象，同时，也希望可以提供给读者一种阅读侦探小说的新视角。例如在《蜂鸟行动》中，故事围绕一起国际犯罪集团派遣职业杀手到国内刺杀一位访华政要案件展开。这名职业杀手有着很高的专业素养，有丰富的反侦察经验，还有内地犯罪团伙的配合，经常出奇制胜，在与警方的较量中占尽先机，给侦破此案出了一道道难题。但办案人员凭借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层层剥茧，终于掌握了其行踪，在最后一刻制止了杀手的行刺，使其落入法网。又如在《引诱》中，故事从一起谋杀案开始，描写境外情报机关的凶手来到国内，谋杀了一名不愿意再为其效力的女演员，随后又径直离境去了美国。办案人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搞清了案情，却苦于跨国缉拿罪犯的难度而使案件的侦破陷入停顿。故事没有如何在如何侦破此案上过多浪费笔墨，而是换了一个角度，着力描写了警方通过不懈努力，设计了多种方案将凶手引入国内，最终将其擒获的艰苦过程。这样

的构思设想也体现在另几篇故事中。

我在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打下了较好的写作基础，又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亲身经历过很多案件的侦办。这些经历使我能够近水楼台地掌握大量的写作素材，同时也有利于我创作出一些鲜活生动的故事来。现在虽然已经离开了基层一线，但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使我终身难忘，在那条战线上辛勤工作的公安干警们的形象总是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愿意、也有责任用手中的笔为这些默默无闻地守护着国家和百姓安全的群体立言。

由于水平有限，这几篇小说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 者

2014年9月

目 录

引 诱	(1)
惊魂七日	(86)
蜂鸟行动	(147)
追捕中的搏杀	(197)
报 复	(243)

引 诱

引 子

她端着一杯咖啡走到窗前。从15层公寓楼的落地窗望出去，天空似乎离得很近。昨天的一场透雨冲走了酷热，也把夜空洗刷得分外干净。天穹深邃湛蓝，满天的星星显得比平日大了许多，忽明忽暗的，不停地眨动着眼睛。不时的，一颗流星划过，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只穿了一件睡袍，心情如同天气一样的好。今天下午，她终于把压在心底很久的话讲了出来，而且得到对方充分的理解。从此，她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再不需要每天提心吊胆，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了。

晚饭时他们一起喝了不少酒，说了不少话，心情都很愉快。对方长得俊朗洒脱，为人又体贴温柔，作为朋友进行交往是很合适的。今天把心中的疙瘩解开，理顺俩人之间的关系，今后在一起就更好相处了。

她用勺子搅动着咖啡，喝了一小口，向前倚在落地窗电镀的钢管窗棂上。微风吹来，掀起了她薄薄的睡袍，轻拂着她光滑的肌肤，使她感到很惬意。蓦然，有人在她身后轻轻搂住了她的腰，一股洗浴香波的味道随着飘了过来。她知道他已经洗完澡了。他们刚刚才共享了床第之欢，他强壮的身躯，乐此不疲的缠绵几度令她飘飘欲仙。她心中一阵悸动，闭上眼睛，等待着对方进一步的缱绻。对方的脸庞凑近她的脖项，鼻息吹拂着她的发梢，搂着她腰肢的手一边抚摸着她一边慢慢向下移，最后却在她大腿的位置停住了。她对对方的动作有些诧异，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她刚睁开眼睛，没想到后脑被一个重物狠狠地击打了一下。她一阵头晕目眩，刚要回头，对方猛然用力，一下子将她抱起来，顺着敞开的落地窗将她掀到了窗外！

她大叫了一声，咖啡杯和小勺都抛了出去。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她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从15层的高空向下坠落的时候，她伸手想要抓住点什么，但什么也抓不到。不知怎么的，她的意识中突然出现了幻觉，想起她过去做演员时，有一次拍摄古装戏《神雕侠侣》，她从悬崖上往下跳，在坠落的过程中，

有一只大雕在半空中飞来，托住她向远方飞去。但这一次没有任何东西托住她了。从她的公寓落地窗到地面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她平仰着身体落到草坪上，后脑着地，瞬间就失去了知觉。在这个世界上，她最后的一点意识，是望见那个她曾经心仪的男人，站在她公寓的落地窗前把窗帘拉上了。

他把窗帘拉上，却没有去碰开着的落地窗。窗外刮来一阵风，窗帘被吹得鼓起来，像两张挂满风的船帆。他沉着地将手中的活动扳手放到地上，解开围在腰间的浴巾，将衣服一件件穿起来。穿完衣服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认真地将茶几、门把手、门框等处擦拭了一遍。接着，他拿过一只旅行包，将活动扳手及他用过的茶杯、浴巾等东西放了进去。床上的被罩尚未拉开，上面丢着女人的内裤和胸罩。他咧开嘴笑了：这个傻女人，还想着与他共度良宵，一点儿都没意识到已经死到临头了！在他曾经交往过的女人中，这一个长着漂亮脸蛋儿和迷人身材，却没什么头脑。没想到这样的人居然也要背叛他。“这不是我无情，是你自寻死路！”他恶狠狠地嘟哝了一句。

他拿起一只烟缸，点燃一支烟，站到屋子的角落，又端详了一下全屋的情况。屋子里已经没有他曾经来过的痕迹了。

他将烟蒂在烟缸中按熄，将烟缸用一张报纸包好，也塞进了旅行包。走出房门，来到亮着昏暗壁灯的走廊上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没有用手去按电梯门旁的按钮，而是顺着太平门从楼梯走下了楼。已经快到11点了，楼下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小区的路径旁亮着几盏昏暗的路灯，风吹过时，一闪一闪的。他快步穿过小区的院落，向大门外走去。

第一章

1

“小黄，你再给保密办打个电话，催催他们，看那份地图的鉴定什么时候能做出来！”何炯压住怒气，用一只手敲着桌上的玻璃板，对站在对面的一个警察说道。

“已经打过了。”小黄解释说。他叫黄小鹏，是侦查处二科的科长，高高的个子，面庞清秀。“他们说再快也要5天。”

“有那么复杂吗？不就是鉴定那份地图是不是还有价值吗，怎么这么费劲？地图是哪年绘制的？是1956年吧？”

“1953年。距现在有50多年了。他们说这种事他们做不了主，”黄科长文文静静的，说话声音不大，“我的大处长，您不知道办这种事情有多难，听说

是军用地图，他们左推右挡，要我们先写个书面报告，他们要逐级上报。”

“什么事都要写个报告！标准的官僚语言。一个外国游客在我们手里押了一天多了，怎么处理就要凭这份地图的价值来定，非要闹出外交纠纷才行吗？”

何炯长吐出一口气。这件事不大，但因为涉及到外事，所以处理起来有些棘手。昨天一个持旅游签证的外国游客从海关出境的时候，被查出来携带了一份军用地图。地图是手绘的，从图上的地名和标志看，有可能是某部队当时在此驻防，为了训练需要，绘制了这份地图。但是，虽然是50多年前的旧地图，但是地图上有“秘密”字样，海关却做不了主，一个电话打到了局里，请求他们协助处理。据那个游客讲，这张地图是他在吉林长白山旅游时，在旧货市场的一个小贩手里买的，因为他有收集各种地图的爱好。他并不知道买这张地图违反了法律，表示深刻忏悔，愿意留下地图，并希望能对他从轻处理。

要处理先得搞清楚这件事的性质，可让保密办对地图的密级进行鉴定，这些官人们却不给个准话。按照与这个国家签订的《领事协定》，拘押这个国家的公民4天内就要通知该国驻华领事馆，可地图鉴定出来却要5天。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样吧，”何炯想了想，“你去把那张地图拿来。等保密办的鉴定怕是来不及了，我们自己到部队保卫部门去一趟吧。”

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何炯抄起电话。

“是何处长吗？”电话中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声音很大，语气有些焦急。

“是，什么事？”何炯看了一下电话机上的来电显示屏，见号码是局总值班室的。这个号码他再熟悉不过了，一定是又有什么案子发生了。

“是这样，刚才北城分局来电话，说在‘雨轩花园’小区，今天早上发现了一具女尸，是从楼上掉下来的。分局已经把尸体送到法医鉴定中心了。局长吩咐让你带人出一下现场。”

“明白了。”何炯挂上电话，长出了一口气。他今年48岁了，在这个行当里干了20多年，经常是这个案子还没有处理完，下一个案子又来了，就没有一天“消停”过。

2

何炯瞟了躺在解剖台上的女人一眼。死者被一张白布单盖住，只露出一张脸庞。死者30岁左右的年纪，面容苍白如纸，眼睑没有完全闭拢，失神的目光瞪着前方，嘴角挂着血，微微张着，仿佛虽然死了，还对什么感到惊恐似的。她的头发散乱地压在脑后，有一大绺被血凝固在一起。左侧颅骨微微塌

陷，使她的脸有些变形，但尽管如此，仍能看出她生前的俏丽模样。

两名面无表情的法医穿着白大褂站在旁边，一个瘦高的年轻一些，手中拿着一支点燃的香烟，但却不吸，一任长长的烟蒂留在烟头上；另一个矮胖的年纪大些，双手插在口袋中，噓噓地吹着口哨。

何炯看了两人一眼，说道：“你们可以动手了。尸检报告下班前交给我。”

走出解剖室不远，何炯听到一阵撕破衣服的声音，很快，解剖刀就要切开女人的肌肤了。作为侦查处的处长，他已经看过了太多的尸检，但仍不能适应法医将一具尸体的胸腔打开的过程。

女人的尸体是凌晨送来的。据送尸体的巡警讲，死者是从市郊的一处叫“雨轩花园”的高档住宅区一幢公寓楼的15层摔下来的，摔在楼前的草坪上。摔下来时没有人发现。小区的保安在凌晨巡逻时发现了死者，赶紧打了110报警。据巡警讲，他们的巡逻车赶到现场的时候，女人已经死了多时了，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分析，估计是上半夜摔下来的。

经过连夜调查，死者的身份基本搞清楚了。她叫徐婉仪，37岁，未婚，年轻时曾入围过亚洲小姐选美比赛，现在持马来西亚护照，拍过几部影视剧，前年在“雨轩花园”买的房子，这个小区的住户大都比较富裕，虽然房子都卖出去了，但常住的人并不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徐婉仪从楼上跌落下来那么久却没人发现。据现场初步勘察，判断死者是自杀或是失足落下。事发前死者显然正在喝咖啡。草坪上落着一只咖啡杯，杯中有咖啡残液，旁边的草地上还有一把小勺。

何炯对这个叫徐婉仪的女人的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这座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每天都会发生类似的自杀事件，为情、为钱、为种种想不开的事情，反正全是悲剧。记得2002年，香港女演员陈宝莲因为感情纠葛和未婚生子，最终在上海跳楼自杀身亡，一时成为舆论热点。但他这个侦查处的处长操不过来这个心，他手里还有五个案子没着落呢！

3

“他杀？”何炯抬起头来，惊诧地看着站在办公桌对面的法医，随手把验尸报告扔到桌上。“不会搞错吧？”

“痕迹十分明显，不可能搞错的。”矮胖的陈法医走到一张沙发上坐下来，疲惫地将身体向后挺了挺。他长得圆圆的脸，圆圆的鼻子，又戴了一付圆圆的眼睛，长得有些像那个唱“妹妹坐船头”的演员。“死者从楼上掉到地上时造成颅骨破碎，但在从楼上摔下来之前，她的头颅被钝器击打过。这种伤痕很容

易被从高处摔下造成的伤痕掩盖住，但蒙不了我。”陈法医向上推推眼镜，眯缝着眼睛凝视着何炯。“何处长，我到局里有15年了，我搞错过吗？”

何炯没有再说话，他知道无法反驳对方的结论。这些法医，因为从事职业的关系，有时候说话做事会有些怪异，但他们的能力是不容怀疑的。

“还有什么情况？”

“在死之前，死者全身赤裸，只穿了一件睡衣，”陈法医继续介绍道，“喝了不少红酒，而且……”

“什么？”

“她与人有过性接触。”

“也就是说……”

“如果是那个男人下的手，死者与他的关系不一般。”陈法医直截了当地说。

“这个判断应该由我来做出。”何炯笑了。

“这是刑事侦查学的ABC，不用劳您的大驾了。”陈法医做了个鬼脸，把眼镜又往上推了推。“怎么破这个案子，怎么查到那个把死者从楼上推下来的人，那个判断才应该由你做出。”

何炯思忖了一下，看了看表，拿起了电话听筒。“小黄，我是何炯。今天晚上研究冰毒案的情况通报会先不开了，什么时候开听我的通知。你跟我到‘雨轩花园’去一趟，对那个从楼上掉下来的女人的住宅再进行一次勘查。”

4

“雨轩花园”是前几年在这座城市里建起来的住宅小区，里面有五栋塔楼式建筑。住宅是郊区乡镇企业开发建设的，因此虽然追求时尚，起了个典雅的名字，但仍然带着些乡土气息。走进小区，迎面是一个菱形的水池，池中间有一座裸女雕像，沿着水池四周的喷枪将水流射向雕像。裸女做梳头状，胸部雕塑的尤其丰满，充分显示了乡村雕塑家对外国女人的想象力。

何炯在黄小朋科长的陪同下来到小区，径直走进徐婉仪住的那栋楼的门厅。在电梯旁等电梯的时候，他看到好几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低着头，恭顺地站在门厅两侧，不时抬眼偷觑着他。保安们都很年轻，体格很健壮，长着只有农村青年才有的红扑扑的脸庞。

何炯一边听着小区保安部长结结巴巴地重复着讲了无数遍的事件经过，一边走进电梯间。电梯内四壁都是金灿灿的玻璃，空间宽敞，速度很快。他们乘电梯到了15层，来到徐婉仪的住宅。有几名警察正坐在客厅中聊天，看到何

炯便纷纷站立起来。何炯站在门口，环顾了一下住宅内的情况。这是一套公寓式的单元房，有四个居室，厅很大，枝型吊灯，液晶电视，宽大的沙发围成一圈，显得十分豪华。

“何处长。”一个年轻的女警官走过来，自我介绍道。“我是分局刑侦科的副科长冯莉。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刚刚对现场进行了第二次勘察，我把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何炯看了看女警官。冯莉长得很漂亮，匀称的身材，大眼睛，齐耳短发，显得很有朝气。公安机关的各个单位近几年在招警的时候不但注意才干，而且注重相貌，使年轻警察的形象焕然一新。更为可贵的是，过去通常只由男人负责的工作，现在有不少由女同志承担起来，而且干得有声有色。站在面前的冯副科长显然就是典型。

何炯微微一笑，与冯莉握了握手。“你好，冯科长。”

“我叫黄小鹏。”黄小鹏主动地自我介绍道。看见这么个美女警察，不自觉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您好，黄科长。”冯莉大方地说道。

“怎么，你认识我？”黄小鹏有些意外。“我们什么时候见过面，我怎么没有印象？”

“去年您到分局来给我们讲过课，讲的是如何做好案例分析，分局的人都说您讲课特有条理性。”

“噢，我想起来了。”黄小鹏咧嘴一笑。“去年秋天的事儿，当时……”

“冯科长，”何炯打断了助手的讲述，对冯莉说道。黄小鹏还没有结婚，平时有些内向，今天见了漂亮姑娘，不知怎么话多了起来。但现在不是时候。“这次勘察又发现了什么新情况吗？”黄小鹏打住话头，退到了一边。

“是的，在第一次勘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现。”何炯在各个房间转了转，地板上和家具等物体上画满了警察在勘察时留下的各种记号，他小心地绕着走，注意不要碰到。冯莉陪在他身旁，边走边向他介绍着情况。

“徐婉仪从楼上摔到楼下之前，屋里不是只有她一个人。我们在卧室的床上及淋浴间的地面上，除了发现她的毛发外，还发现了其他人的毛发；在屋里的物品上，发现了有意识地擦拭指纹的痕迹，显然那个人想要毁灭证据。但尽管如此，在客厅和卫生间中仍然发现了其他人的指纹。”

“还有什么。”

“是这样。”冯莉停顿了一下。“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发现……”

“噢。发现了什么？”何炯警觉地停下脚步，看着冯莉。

冯莉从一个警察手中拿过几页纸递给何炯。“另外，在她的电脑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文件的条目。足足有几十份。”

何炯接过纸，一看条目，见都是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文件，涉及政治、经济等一些内容，几个条目上还标有“秘密”的字样。

“这种文件一般的老百姓是看不到的，更别说像徐婉仪这样的境外人士了。”冯莉解释道。

何炯点点头。又随着冯莉来到客厅中放置的一台计算机前。冯莉坐到计算机前，启动机器。随着她的双手在键盘上熟练的敲击，一列列文件目录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台计算机设置了密码，上次勘察时我们没有打开，这次是请了局里技术处的工程师才打开的。”冯莉解释道。

“这个女人是演艺界的，她关心的话题应该是服装的流行趋势或者是化妆品的品牌，怎么会关心起中国经济的走势和政治动态来了？”何炯盯着荧光屏上的文字，不解地问道。

“对徐婉仪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有限，为了多掌握点儿情况，我们向这栋楼的住户进行了一些调查，”冯莉说道。“大家都反映她不太和邻居们来往，客人也比较少。当然了，像这样的公寓住宅，大家互不相识，也很少来往，不容易问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来。”

“还要继续询问。”何炯直起身对冯莉说。“要扩大范围，包括昨天晚上值班的保安，各家的保姆，传达室的门房等等都要列入询问名单。既然她是在晚上被人杀害后从窗户推下楼去的，那就很可能会有人注意到那个凶手的踪迹。”

“那这些文件怎么办？”

“这的确是个新发现。”何炯看了看冯莉手中的文件。“我想她的被杀，也许与这些文件有关，我们应该循着这条路，先找到提供文件的这个人。当然，这是后话。”

“您是说，这个案子牵扯到窃取国家秘密问题？”

“有可能。这样，”何炯转身对跟在他身边的黄小鹏吩咐道。“小黄，你留下与冯科长一起展开询问，工作要细致，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回去先把情况向局长报告一下。怎么样，你晚上没事儿吧？”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黄小鹏咧开嘴，站到了冯莉身旁。“您就放心回去吧！”

何炯笑了。黄小鹏今年26岁了，脑子聪明，遇事好琢磨，工作上是一把好手，在同期来的一批年轻人中出类拔萃。

何炯敲了敲吴局长办公室的门，听到里面传来“请进”的声音，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吴局长正坐在写字台后面，伏案批阅文件，见何炯进来，放下手中的文件，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让他坐。他将近60岁的年纪，额头上的皱纹又深又重。

“你们送的那个女人坠楼的材料我已经看了，情况已经基本了解。你们的材料上说，这个姓徐的是个女艺人，她的名气大吗？”吴局长感兴趣地问道。“我怎么没听说过，她都演过些什么？”

“我本来也不知道。”何炯苦笑着挠挠头皮。“我对港台和东南亚的艺人也不知道几个。听分局呈办这个案子的冯莉讲，这个徐婉仪在演艺界说不上有多出名，但她十多年前刚刚出道时，清纯俏丽的容貌，邻家女孩似的率性，还是给不少人留下了印象。但这些年听不到她的消息了。”

“这也正常，”吴局长笑笑说。“除了个别十分出众的演员以外，大部分女艺人是吃青春饭的，在这个新人辈出的年代，要想在演艺界长期站住脚是不容易的。”

“您还挺在行。”何炯打趣地说。

“在什么行？”吴局长解嘲地说。“电视剧我都是陪着我那个退休了的老伴儿看的，经常露脸的还能记住几个，再多的就认不得了。我女儿经常数落我，说我已经被社会淘汰了。”

“现在的电视剧也太多，动辄就是几十集。看着看着都搞混了。尤其是女演员，真分不出来谁是谁。”

“问题在于，从演艺界销声匿迹是一回事，不明不白的被人打伤，从楼上推下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吴局长摆摆手说。他更关心的是在这个过气的女艺人手中，怎么会有这么多内部文件？她的被杀后面，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这个案子不会只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可能会有复杂的背景。”何炯说。

吴局长沉吟片刻，接着说：“局党委对这个案子很重视，决定由你牵头成立一个办案组，争取尽快把情况搞出个眉目来。你看有什么困难？”

“没有什么大困难。”何炯站起身来。“只是我手里还有几个案子没办完，怕抽不出身来，另外，处里的人手不够。”

“其他案子可以先放一放，你要全力以赴搞这件事儿。”吴局长吩咐道。

“如果人手不够，可以从分局调几个人上来，他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另外，放手让年轻人干嘛，你在大事儿上把住关就行了。”

第二章

1

这座城市的交通拥堵状况日渐严重，虽然已经过了下班的高峰期，但车流仍在通衢大道上排成了行，以缓慢的速度向前行进。何炯走后，黄小鹏和冯莉又在徐婉仪的住宅盘桓了一会儿，见现场的警察都很疲劳，便收了队，决定第二天再回来接着勘察。黄小鹏问出了冯莉的住址，殷勤地提出用车送她一程。见冯莉有些犹豫，便说正好趁这段时间再沟通一下对案情的看法。

天色暗了下来，只有西边的山峦上方还有几块被夕阳染成红色的云，不停地变换着姿态。

“这个案子有些蹊跷，”车子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处，黄小鹏把车刹住，摘了空档，对坐在身边的冯莉说道。“一个已经过气的女艺人，手中竟然有这么多涉及方方面面的文件，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个搞学术研究的学者呢？”

“不但像学者，而且涉及的领域还很杂。”冯莉点点头。天已经黑透了，路边的霓虹灯闪烁，灯光勾勒出她的侧影。“我看了一下，既有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的文件，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通知的文件，还有银监会关于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意见的文件，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涉及的领域真不少。”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涉及到年轻女艺人的案件，都会与情杀扯上关系。在去雨轩花园的路上，我也是这么想的。”黄小鹏说话很慢，语调不高，柔柔的。

“没错，文艺作品上都是这么描写的。”冯莉快人快语，爽朗地笑着说。“一个风韵犹存的女艺人，被人从楼上推下来。听着就能引人遐想。”

“没想到又冒出这么多煞风景的文件来。”黄小鹏叹了口气。“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哈，把一个好端端的情杀故事给破坏了！”离开案发现场，冯莉的心情放松了很多。她是一个说话做事都很直率的姑娘。

“一个女艺人，手中有些钱，在这座城市购房居住，这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她在此地住了不过两三年，人生地不熟的，怎么会有这些文件呢？”两人说笑了一会儿，黄小鹏又言归正传，像是说给冯莉，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她本人不应该具备这种条件，显然是有人向她提供的。”

“照你看，提供文件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这时路口的绿灯亮了，黄小鹏挂上档，随着车流通过了路口。“这也许对我们确定侦查方向有帮助。”

“我也没想好。”冯莉将身体斜倚在座位上，侧过身来，显然对这样的谈话很有兴趣。“从现有的线索判断，这个人可以接触到的文件类别比较杂，不属于一个特定方向或具体领域。”

“不是具体领域？”黄小鹏顺着冯莉的思路往下想，“也就是可能在一个综合类的部门，比如说，类似机关的部门？”

“你还挺会启发别人思考的。我是这么想的。”冯莉笑了。这个黄小鹏看来并不是只会说不会练。她是在分局一线当警察的，直接接触案件，有些看不上坐在市局机关，只会纸上谈兵的“天桥把式”们。刚一接触，看到黄小鹏文文静静的样子，以为又是一个书生。“当然，不是指你们这样的机关，你们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你可别多心。”

“你抬举我了。”黄小鹏自嘲道。“你的顶头上司可不包括像我这样的小科长。”

“还有一点你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标有密级，但都是一些政策性、宏观性的文件，有些已经在报纸上刊发了，密级并不很高。”冯莉又把话题拉回来。

“就是说，向徐婉仪提供文件的人能接触到文件，但不能接触到密级很高的文件。”驶出城区，车辆少了一些，黄小鹏换挡加速。风从敞开的车窗吸进来，吹散了冯莉的头发。

“从前边的路口向右拐。”冯莉用手指着前方，给黄小鹏指路。“也许是级别不够，也可能是工作环境不允许。”

“这对于我们确定这个人的身份有帮助。”

到了前边的路口，黄小鹏向右驶进一条辅路，前边不远处是一片灯火通明的楼群。“不知道在徐婉仪的住宅中有没有发现通讯簿，或者在她的计算机里有没有电子信箱之类的东西？”黄小鹏问道。

“有的。而且还挺多。还没有来得及整理。”

“那应该看看里面有没有刚才咱们描述的那样的人。”

按照冯莉的指引，黄小鹏将车停在了一栋塔楼前边。但冯莉并不急着下车，又换了个话题。黑暗中，仍能看到她眼眸中的闪亮。“据你分析，这个提供给徐婉仪文件的人与杀人凶手是个什么关系？”

“现在还不敢妄下结论。”黄小鹏字斟句酌地说，似乎在寻找恰当的词语。

“房间里没有搏斗的痕迹，凶手也没有掠夺钱财，甚至连房门都是完好的。死者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凶手杀害的。也许这个人就是提供文件的人。”

“先找到这个人吧！”冯莉推开车门下了车，关上车门之前，她欲言又止。“谢谢你送我。跟黄科长谈话很愉快，真得挺长见识。”

“真的吗？”黄小朋笑着回应道。“那你开始还不愿意让我送你呢？”

黄小朋调转车头。驶出一段距离，回头一看，见冯莉仍然站在路旁向这边张望着。

“真是没想到，北城分局刑侦科还有这么一个既漂亮又能干的女科长！我怎么早不知道？”黄小朋觉得心情特别的好，在他的印像中，在一线的警察都是只会做具体工作的人，上边让他们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很少会去在加强分析能力上下功夫，在市局工作的警察们对他们多少有些看不起。而面前的这个冯莉让他刮目相看。他思忖着，见车子拐上大路，便换上高速档飞驰起来。

2

冯莉和黄小朋驱车来到“雨轩花园”。天上飘着蒙蒙细雨，空气清新，显得湿漉漉的。由于他们事先已经和小区安保部打了招呼，在大门口，两个保安见到他们的车就举手敬礼。身体挺得直直的，然后迅速用报话机通知了安保部。

安保部位于小区物业楼的一层。冯莉将车在楼门口停下，下了车，与黄小朋并肩进了楼。

安保部经理姓岳，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面色很黑，长得虎头虎脑的。他在办公室门前等候着，看到冯莉和黄小朋便热情地迎上来。

“您好，冯科长。”岳经理脸上堆着笑容，讨好地说道。小区直接归分局管辖，对分局的警察恭敬有加。“您打完电话，我们就一直在等着您呢！”

冯莉点了点头，放慢了脚步。“你好，这位是市局的黄科长。我们要找的人到了吗？”

“都到了，都到了，早就在等着你们了！”岳经理对黄小朋连连点头。“您们看是先和谁谈？”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办公室。在物业公司的行政楼中，安保部办公室的房间不大，一张电脑桌上摆了一台电脑，沿墙边堆了不少纸箱子。岳经理请冯莉和黄小朋坐到一张长沙发上，一个保安倒上两杯茶，然后退了出去。

“先让电梯工进来。”冯莉面无表情地对岳经理说。“另外，在我们找人谈话的时候，不要让别人进来。”